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袁　瑩

朱子語類卷十九

論語一

語孟綱領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大雅○以下六經四子

語孟用三二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德明

其論語集注已改公讀令大學十分熟了却取去看論

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　賀孫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它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

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

如入箇門方知門裏宇舍間架若不親入其門户在

外遥望説我皆知得則門裏事如何知得僩

論語只説仁中庸只説智聖人拈起来底便説不可以

例求泳

論語易曉孟子有難曉處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

它經是打禾為飯節

古書多至後面便不分曉語孟亦然節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事節○以下孔孟教人

且如孔門教人亦自有等聖人教人何不都教他做顔曾底事業而子貢子路之徒所以止於子貢子路者是其才止於此且如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顔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底道理卓

孔門教人甚寛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

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節

問孔子教人就事上做工夫孟子教人就心上做工夫何故不同曰聖賢教人立箇門户各自不同節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端蒙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却下功夫做去端蒙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節錄作只就事實上說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方子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䕫孫

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令人充廣曰居處恭執事敬非充廣而何節

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蓄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祖道

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直是漏洩德明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功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端蒙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

信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麽物待學者自做得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趲進一著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令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雉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

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枅

蜚卿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

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在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令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道夫問如孟子所謂求放心集義所生莫是立根本處否曰他有恁地處終是說得來寛曰他莫是

以其所以做工夫者告人否曰固是也是他所見如此自後世觀之孔顏便是漢文帝之躬修玄默而其效至於幾致刑措孟子便如唐太宗天下之事無所不為極力去做而其效亦幾致刑措道夫。端蒙錄一條疑同聞見

集注讀語孟法

看文字且須看其平易正當處孔孟教人句句是樸實頭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實字將作心字看須是我心中有不受爾汝之實處如仁義是也祖道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因論南軒奏議有過當處○方子

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

廣

聖人說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云一言喪邦以直報

怨自是細密孟子說得便麤如云今樂猶古樂大王好色公劉好貨之類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麤顏子所以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麤 夔孫

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蓋緣是它有許多答問發揚 賀孫

○讀語孟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雉

沉浸專一於論孟必待其自得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胷中如此做事全做不得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時習之未得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已又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振

人有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子細看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透徹無一不盡如從孟子肚裏穿過孟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

淳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

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若如此說孟子時不成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一箇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名包子又不是孟子也力行

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儒用○讀論語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幹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幹

問叔器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氷那邊

熟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淳

問林恭甫看論語至何處曰至述而曰莫要恁地快這箇使急不得須是緩緩理會須是逐一章去搜索候這一章透徹後却理會第二章久後通貫却事事會看如喫飯樣喫了一口又喫一口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只恁地吞下去則不濟事義剛

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

同方是切實賀孫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曰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所以治躁心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德明

人讀書不得攙前去下梢必無所得如理會論語只得理會論語不得存心在孟子如理會里仁一篇且逐

章相挨理會了然後從公冶長理會去如此便是去偽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有兩段須是專一

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

未了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

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榦

問看論語了未廣云已看一遍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

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底深長意味所謂深長意味

又也別無說話只是涵泳久之自見得廣

論語愈看愈見滋味出若欲草草去看儘說得通恐未能有益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它用意在那裏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它精神妙處知得它用心苦也寓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

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榦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删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

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㝢

先生問論語如何看淳曰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之妄學者之用工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闕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淳

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藏

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别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必大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停停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有不能無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端蒙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顔子之賢而尚難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盡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

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 卓祖

德先問孟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 揚○讀孟子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内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

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内外人須自體察取祖道

○人傑録云心在外者要收向裏心在内者却推出去孟子云學問求放心四端擴而充之一部孟子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賜録云因説仁義曰只有孟子説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是從外面收入裏來如曰人之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要從裏面發出去凡此出入往來皆由箇心又曰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徳地

讀孟子非惟看它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

應血脈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閒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僩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它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某初看時要逐句去看它便覺得意思淺迫至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文章某因讀亦知作文之法　植

孟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其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

法亦有似今人間架淳

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文蔚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親作不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而没世不聞耶方

集注且須熟讀記得方子○集注

語吳仁父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

子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節

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心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友仁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後又云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過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獃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閒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閒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 僩

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

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問集注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又問解文義處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猶者猶是如此又問者謂如何曰是恁地節

集注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淳

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栱壽

問語解胡氏為誰曰胡明仲也向見張敬夫殊不取其說某以為不然他雖有未至處若是說得是者豈可廢僩

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

李氏是李光祖廣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内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内易傳不看本文亦是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

論語集注蓋某十年前本為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刋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煞誤看讀要之聖賢言語正大明白本不須恁

地傳註正所謂記其一而遺其百得其粗而遺其精者也道夫

或述孟子集注意義以問曰大槩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日認過述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新底了反轉看舊底教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

又曰如雞伏卵只管日日伏自會成賀孫

初解孟子時見自不明隨著前輩說反不自明不得其要者多矣方

集注乃集義之精髓道夫○集注集義

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語簡了便難理會且如養氣一章被它說長了極分曉只是人不熟讀問論語浩博須作年歲間讀然中間切要處先理會如何曰其近來作論語略解以精義太詳說得沒緊要處多似空費工夫故作此書而令看得若不看精義只看略解終是不浹洽因舉五峯舊見龜山問為學之方龜山曰且看論語五峯

問論語中何者為要龜山不對久之曰熟讀先生因曰如今且只得挨將去榦

諸朋友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别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這事難說不柰何且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義集義多有好處某却不編出者這處却好商量却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集義方始無疑某舊日只恐集義中有未曉得義理費盡心力看來看去近日方始都無疑了賀孫

因說吾與回言一章曰便是許多緊要底言語都不曾說得出且說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閒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注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

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曾著
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矣如老蘇輩只
讀孟韓二子便翻繹得許多文章出來且如攻城
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
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初學固是要看大學
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
便見喟然嘆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
問近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曰別無方法但

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人傑。

集義

因論集注論語曰於學者難說看衆人所說七縱八橫如相戰之類於其中分别得甚妙然精神短者又難教如此只教看集義又皆平易了興起人不得振

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效賜

問精義有說得高遠處不知如何看曰也須都子細看取予却在自家若以為高遠而畧之便鹵莽了銖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恁麽說不窮究它說是如何也去立一說來攙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爾廣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

論語粗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按款相似雖未能便斷得它按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礲得細密了橫渠云丈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德明

看精義須寛著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德明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

自來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著力做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

細看見得程子諸説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説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驤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説得確當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已所得處如張無垢文字淺近却易見也問如何辨得似是而非曰遺書所謂義理栽培者

是也如此用工久之自能辨得德明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它意味方好淳

問精義中尹氏說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氏只說出問謝氏之說多華掞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敬仲

先生問尋常精義自二程外孰得曰自二程外諸說恐不相上下又問龔郟答曰自二程外惟龜山勝曰龜

山好引證未說本意且將別說折過人若看它本說未分明併連所引失之此亦是一病又問仲思答曰據其恐自二程外惟和靖之說為簡當曰以某觀之却是和靖說得的當雖其言短淺時說不盡然却得這意思頃之復曰此亦大綱偶然說到此不可以為定也

明道說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猶不無難明處然愈看亦愈好上蔡過髙多說人行不得底說話

楊氏援引十件也要做十件引上來范氏一箇寬大

氣象然說得走作便不可曉端蒙

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它只有一兩字是緊

要賜

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

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胷中如

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

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大雅問理如何

玩曰今當以小說明之一人欲學相氣色其師與五色線一串令入暗室中認之云辨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看聖人意旨亦要如此精專方得之到自得處不從說來雖人言亦不信蓋開導雖假人言得處須是自得人則無如之何也孔子言語簡若欲得之亦非用許多工夫不得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許多工夫孔子言簡故意廣無失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事理俱明亦無失若他人語多則有失其

今接士大夫答問多轉覺辭多無益　大雅

原父論語解緊要處只是莊老　必大○

諸家解

先生問曾丈清有論語解曾見否曰嘗見之其言語簡曰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某不及識之想是一精確人故解書言多簡某曰聞之丈清每日早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曰此所謂學而時習之與今日學者讀論語不同　可學

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為定夫作者非也其功

淺其害亦淺又為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至為語解即以己意測度聖人謂聖人為多詐輕薄人矣徐蒧為刋其書越州以行方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説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李札

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當孔穎達時未尚孟子只尚論語孝經爾其書全不似疏様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纒趙岐之説耳璘

問伊川説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

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令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它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令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賀孫〇集注讀論孟法

先生嘗舉程子讀論孟切己之說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余正甫云看中庸大學只得其綱而無目如衣服只有領子過當時不曾應後欲問謂之綱者以其目而得名謂之領者以其衣而得名若無目則不得謂之綱矣故先生編禮欲以中庸大學學記等篇置之卷端為禮本正甫未之從過

問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曰孔

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著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它底不得若孟子便用著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說起箇頭下面便分開兩段說去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個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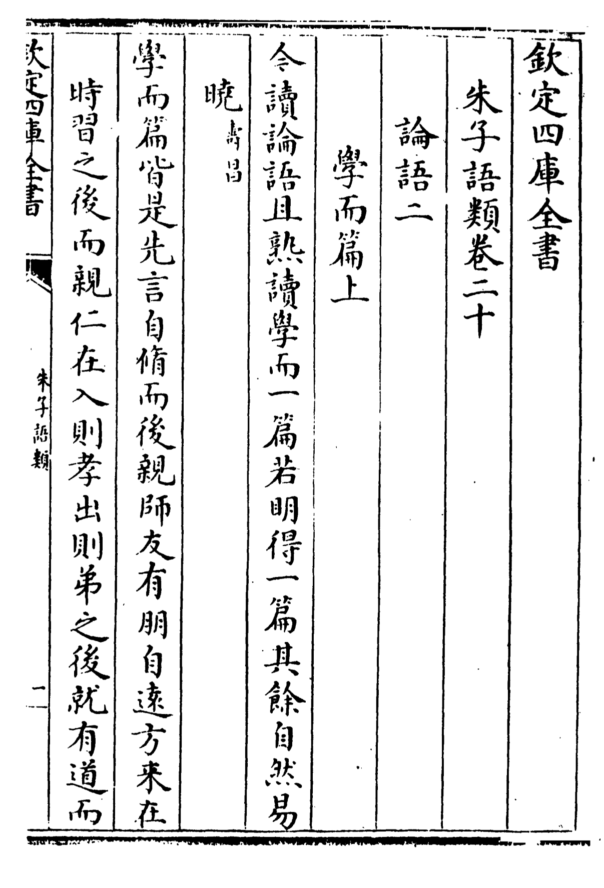
於此等類語玩味便自可見端蒙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楚昭王欲封孔子以書社之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乎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人傑

○集注序說

楚昭王招孔子孔子過陳蔡被圍昭王之招無此事鄒魯間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設使是昭王招陳蔡乃其下風耳豈敢圍張無垢所謂者非

朱子語類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二十

論語二

學而篇上

令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壽昌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来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

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已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璘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已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僩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劉問學而時習之曰今且理會箇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蓋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

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無不曲當矣且説為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説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為學之事雖多有頭項而為學之道則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雜○學習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柰爾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作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

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義剛

或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曰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淳

問注云學之為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是如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也驤○容録云人凡有可效處皆當效之

吴知先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先生因言此等處添入集注中更好銖

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義剛

讀書講論修飭皆要時習銖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

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伯羽

或問學而時習之曰學是學別人行是自家行習是行未熟須在此習行之也履

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克己復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克己復禮學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巫醫亦然淳

學習須是只管在心常常習若習得專一定是脫然通

解　賀孫

且如今日説這一段文字了明日又思之一番思了又第二第三番思之便是時習今學者才説了便休學　蒙

問如何是時習曰如寫一箇上字寫了一箇又寫一箇又寫一箇當時先生亦逐一書此上字於掌中　節

國秀問格物致知是學誠意正心是習學是知習是行否曰伊川云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説也這未説到

行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已 賀孫

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 柄

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極有深意 僩

此生令諸生同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須以近者譬得分曉乃可如小子初授讀書是學也令讀百數十過是時習也既熟則不煩惱覆背得此便是說也旨字亦然或問中云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工夫習是未能而求能底工夫以此推之意可得矣雜說載魏帝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之令答者云吳人沒水自云工屠兒割肉與稱同伎兒擲繩在虛空蓋有類三句陳思王見三人答後却云臣解得是習

字亦善謂矣皆說習熟之意先生然之○過

學而時習之若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

道夫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只就義理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然後盡時習之意曰具備兩說其意可見兩段各只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者也後

又問習鳥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 僩

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游氏說都就行上說集注多用思意而附謝氏坐如尸立如齊一段為習於行據賀孫看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慣熟了却行無不當者曰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先思如何會行得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思與行亦不可分說 賀孫

坐如尸立如齊學時是知得坐如尸立如齊及做時坐常是如尸立常是如齊此是習之事也卓

上蔡謂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只是儱侗說成一箇物事地習以見立言最難某謂須坐常常照管教如尸方始是習立常常照管教如齊方始是習逐件中各有一箇習若恁散說便寬了淳

坐如尸立如齊謝氏說得也疎率這箇須是說坐時常如尸立時常如齊便是今謝氏却只將這兩句來儱

箇說了不知這兩句裏面尚有多少事逐件各有箇

習在立言便也是難義剛

方叔弟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

是工夫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始得又問

尋求古人意思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

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大雅

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己時習然後知心裏說處祖道○說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令人學寫字

初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説時已是進一步了只説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時舉

問集注謂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曰所以欲諸公將文字熟讀方始經心方始謂之習習是常常去習今人所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説處若到説處

自住不得看来夫子只用説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事自節節可見明作

問有朋自遠方来莫是為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朋友遠来能相信從吾既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自是樂也或問説與樂如何曰説是自家心裏喜説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外也謨○朋自遠方来

鄭齊卿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曰舊嘗有云信從者衆足以驗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

從始為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之從之者衆則豈不可樂又曰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有来人傑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

是多少可問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已則久久自有此理祖道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曰須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寬大氣象常人褊迫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為己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樣今不必說

朋來遠方是以善及人如自家慮得片文隻字而歸人有求者須當告之此便是以善及人處只是待他求方可告之不可登門而告之若登門而告之是往教也便不可如此卓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語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謂如傳得師友些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喚做及人如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籠篋中如何得及人容

或問有朋自遠方來程先生云推己之善以及人有舜善與人同底意不必如此思量推廣添將去且就此上看此中學問大率病根在此不特近時為然自彪德美來已如此蓋三十餘年矣向來記得與他說中庸鬼神之事也須要說此非功用之鬼神乃妙用之鬼神滚纏說去更無了期只是向高乘虛接渺說了此正如看屋不向屋裏看其間架如何好惡如何堂奥如何只在外畧一綽過便說更有一箇好屋在又

説上面更有一重好屋在又如喫飯不喫在肚裏却向上家討一椀來比下家討一椀來比濟得甚事且如讀書直是將一般書子細沈潛去理會有一看而不曉者有再看而不曉者其中亦有再看而可曉者看得來多不可曉者自可曉果是不曉致疑方問人今來所問皆是不曽子細看書又不曾從頭至尾看只是中間接起一句一字來備禮發問此皆是應故事來問底於已何益將來何用此最學者大病謨

程氏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樂此說是若楊氏云與共講學之類皆不是我既自未有善可及人方資人相共講學安得有朋自遠方來璘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為君子時舉云說在己樂有與衆共之之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能悅則樂與不慍自可以次而進矣時舉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是中心自喜說樂便是說之

發於外者（僩○說樂）

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道夫）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自家為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真能不要人知爾若煅鍊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它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僩○人不知不慍）

人不知而不慍為善乃是自已當然事於人何與譬如

喫飯乃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飽了何必問

外人知與不知蓋與人初不相干也　拱壽

問人不知而不慍曰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

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

已事而亦為之不平況其不知已乎此則不知不慍

所以爲難　時舉

尹氏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此等句極好君

子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　人傑

問學者稍知為己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注何以言不知不慍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己平平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慍慍非忿怒之謂 賀孫

或問不亦樂乎與人不知而不慍曰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慍 時舉○樂不慍

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慍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人不己知則

不慍樂慍在物不在已至公而不私也　銖

或問謂朋来講習之樂為樂曰不似伊川説得大葢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来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慍説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慍不是大故怒但心裏畧有些不平底意思便是慍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

此夔孫○義剛錄同見訓揚

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著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不樂令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愠否道夫○總論

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到熟後自然說否曰見得漸漸分曉行得漸漸熟便說又問人不知而不愠此是所得深後外物不足為輕重學到此方始是成否曰

此事極難慍非勃然而怒之謂只有些小不快活處便是正叔曰上蔡言此一章是成德事曰習亦未是成德事到人不知而不慍處方是成德文蔚

吳子常問學而時習一章曰學只是要一箇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令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熟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下句即因人矣又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銖

黄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説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愠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向日君舉在三山請某人學中講説此謂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己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為奇論可謂作怪淳○賀録詳别出

問學而首章把作始中終之序看時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之是如何有朋自遠方來是如何若把始中終三箇字括了時便是了更讀箇甚麼公有一病好去求奇如適間說文子只是他有這一長故謚之以文未見其他不好處今公却恁地去看這一箇字如何解包得許多意思大槩江西人好拗人說與它須要說香如告子不如孟子若只恁地說時便人與我一般我須道

告子強似孟子王介甫嘗作一篇兵論在書院中硯下是時他已參政劉貢父見之值客直入書院見其文遂言庶官見大參不應直入其書院且出少頃廳上相見問劉近作劉遂將適間之文意換了言語答他王大不樂退而碎其紙蓋有兩箇道此則是我說不奇故如此因言福州嘗有姓林者解學而時習是心與理為一有朋自遠方來是已與人為一人不知而不慍是人與天為一君舉大奇之這有甚好處要

是它們科舉之習未除故說得如此義剛

問橫渠解學而時習之云潛心於學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震着得為他慮所引必是意不誠心不定便如此橫渠却以為氣如何曰人誰不要此心定到不定時也不奈何得如人擔一重擔盡力擔到前面忽擔不去緣何如此只為力量不足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曰所以不曾下得工夫病痛在何處曰須是有所養曰所謂養者以直養否曰未到以直養

處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定震又云其初用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用力久後自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養之久而自熟震○諸說

范說云習在己而有得於內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外恐此語未穩先生問如何卓云得雖在人而得之者在我又安有內外之別曰此說大段不是正與告子義外之說一般卓

再見因呈所擬論語精義備說觀二章畢即曰大抵看聖賢語言不須作課程但平心定氣熟看將来自有得處今看老凡此書只是捘成文字元不求自得且如學而時習一章諸家說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如云鷹乃學習之謂與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此程說最是的當處如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此程說正得夫子意如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尹子之言當矣如游說宜其令聞廣譽施於身而人乃不

知焉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最是語病果如此說則是君子為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奈何却如何見得真不愠處出來且聖人之意儘有高遠處轉窮究轉有深義今作就此書則遂不復看精義矣自此隔下了見識止如此上面一截道理更不復見矣大抵看聖賢言語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頓今一看文字便就上百端

生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刀

屢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

初學須是自處於無能遵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

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杲

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

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知於自己本

無所益鄉令老兄虛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如

此支離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杲在

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大雅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時習字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擴之問多把習字作行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大意只是講習亦不必須是行餘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似分曉曰據正文意只是講習游謝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裏面游氏說得雖好取正文便較迂曲

些問伊川解不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至似相反曰這在人自忖度𢾾曰既是思繹浹洽於中則說必是在內曰范氏這一句較疎說自是在心說便如暗歡喜相似樂便是簡發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與伊川發散在外之說却同曰然問范氏以不亦說乎作比於說猶未正夫說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乎如何曰此也是小可

事也未說到命處為學之意本不欲人知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問謝氏知我者希之說如何曰此老子語也亦不必如此說_餘

蕭定夫說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曰學字本是無定底字若止云仁則漸入無形體去了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便實如上蔡所謂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以此推之方是學某到此見學者都無南軒鄉來所說一字幾乎斷絶了蓋緣學者都好高說空

說悟定夫又云南軒云致堂之說未的確曰便是南軒主胡五峯而抑致堂某以為不必如此致堂亦自有好處凡事好中有不好不好中又有好沙中有金玉中有石要自家辨得始得震

致堂謂學所以求仁也仁是無頭面底若將實字來解求仁則可若以求仁解學字又沒理會了直卿云若如此說一部論語只將求仁二字說便了也先生又曰南軒只說五峯說底是致堂說底皆不是安可如

此致堂多有説得好處或有文定五峯説不到處蓋卿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章

問有子言孝悌處先生謂有子言語似有些重複處然是其誠實踐履之言細咀嚼之益有味振

因説陸先生每對人説有子非後學急務又云以其説不合有節目多不直截某因謂是此聖人言語較緊

且如孝弟之人豈尚解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之人解犯上者自古亦有作亂者聖

賢言語寛平不消如此急迫看振

陸伯振云象山以有子之説為未然仁乃孝弟之本也有子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起頭説得重却得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却説得輕了先生曰上兩句汎説下兩句却説行仁當自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謂孝弟為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聖賢言仁不同此是説為仁若巧言令色鮮矣仁却是近裏説因言有子説數段話都説得

反覆曲折惟盡徹一段說得直截耳想是一箇重厚和易底人當時弟子皆服之所以夫子沒後欲以所事夫子者事之也人傑

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泛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也故集注

著箇大凡也明作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本李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却無剛斷曰人有幾多般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爲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煞無狀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這一節感動終始友愛不衰或謂明皇因寧王而後能如此這也是

他裏面有這道理方始感發得出来若其中元無此理如何會感發得個

問干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干犯便是那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爭鬬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諫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淩犯也又問諫爭於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有

不是須直與他說此之謂犯上人臣之諫君亦有箇宛轉底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熟諫

僩

問有犯上者已自不好又何至於作亂可見其益遠孝弟之所為曰只言其無此事論来犯上乃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陵犯處乃為犯也若作亂謂之之有也絶無可知

㝢

犯上者鮮矣是對那未之有而言故有淺深若鮮矣仁

則是專言這非只是少直是無了但聖人言得慢耳

義剛

犯上者鮮矣之鮮與鮮矣仁之鮮不同鮮矣仁是絶無了好犯上者鮮則猶有在下面未之有也方是都無

僩

問君子務本注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為仁之本乃是舉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説孝弟上面務本是且引來上面且泛言下面是收入來説曰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皆是本否曰孝弟較親切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便是本寓

問合當說本立而末生有子何故却說本立而道生曰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節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曰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賀孫

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可學○以下孝弟仁之本

子上說孝弟仁之本是良心曰不須如此說只平穩就
事上觀有子言其為人孝弟則必須柔恭柔恭則必
無犯上作亂之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本然不成
如此便止故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
歟蓋能孝弟了便須從此推去故能愛人利物也昔
人有問孝弟為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本先生答曰
只孝弟是行仁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事親
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

之本也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舍孝弟則無以本之矣璘○可學錄別出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其良心之發見為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執著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為人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為此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可學

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曰這箇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

弟始又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為仁之事親親是
第一件事故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曰知得事
親不可不孝事長不可不弟是為義之本知事親事
長之節又為禮之本知事親事長為智之本張仁叟
問義亦可為心之德曰義不可為心之德仁是專德
便是難說其也只說到這裏又曰行仁之事又曰此
仁字是偏言底不是専言底又曰此仁是仁之一事
節

胡兄說嘗見世間孝弟底人少間發出來於他事無不和順慈愛處自有次第道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箇道理中間跌斷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來了所以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問孝弟為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推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本根

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南升

陳敬之說孝弟為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員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字又外一重寫愛物字謂行此仁道先自孝弟始親親長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過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

固非克己復禮爲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爲仁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爲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己復禮就心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只是大學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也不得 伯羽

問孝弟仁之本今人亦有孝弟底而不盡仁何故莫是志不立曰亦其端本不究所謂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彼不知孝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

如此過却昏了又問伊川言仁是本孝弟是用所謂用莫是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發見於外曰仁是理孝弟是事有是仁後有是孝弟可學

直卿說孝弟為仁之本云孔子以求仁為先學者須是先理會得一箇心字上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是說人心道心集注所謂心之德愛之理須理會得是箇甚底物學問方始有安頓處先生曰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爐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

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萬葉千條萬緒都是這四者做出來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許多般樣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底許多般道理義主於敬如貴貴則自敬君而下以至與上大夫下大夫言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友之者許多般禮智亦然但是愛親愛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本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先過第一池而能及

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為義禮智亦必以此為本也夔孫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三坎也銖

問孝弟為仁之本便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之意曰然過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

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正是此類至於說克己復禮為仁仁者其言也訒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又自不同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都相關說又要人自看得界限分明僩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

自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為仁之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省察祖道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是孝弟皆由於仁矣孟子却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却以弟屬義何也曰孝於父母更無商量個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者仁之用端蒙○集註愛之理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方子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佐

仁是未發愛是已發節

仁父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

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問張無垢說仁者覺也曰覺是智以覺為仁則是以智為仁覺也是仁裏面物事只是便把做仁不得賀孫

說仁者愛之理曰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

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斂藏底意思　雉

愛之理能包四德如孟子言四端首言不忍人之心便是不忍人之心能包四端也　伯羽

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

影既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

包義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

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

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面發出來底

便知是性在裏面植

問先生前日以為仁之本之仁是偏言底是愛之理以

節觀之似是仁之事非愛之理曰親親仁民愛物是

做這愛之理又問節常以專言則包四者推之於體

上推不去於用上則推得去如無春則無夏秋冬至於體則有時合下齊有却如何包得四者曰便是難說又曰用是慈地時體亦是慈地問直卿已前說仁義禮智皆是仁仁是仁中之切要底此說如何曰全謂之仁亦可只是偏言底是仁之本位節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為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只是仁專此心之德淳○心之德

知覺便是心之德端蒙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為心之德泳○愛之理心之德

問心之德愛之理曰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賀孫

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賀孫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

之用道夫

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愛之理只是就仁體段說其發為愛其理則仁也仁兼四端者都是這些生意流行賀孫

其為仁也孝弟章心之德愛之理戴云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只是以孝弟為主仁義禮智只是行此孝弟也先生曰某尋常與朋友說仁為孝弟之本義禮智亦然義只是

知事親如此孝事長如此弟禮亦是有事親事長之禮知只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為心之徳則全得三者而有之又云此言心之徳如程先生專言則包四者是也愛之理如所謂偏言則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是感動處便見有感而動時皆自仁中發出來仁如水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圓池池雖不同皆由水而為之也卓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徳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

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别是非之理也時舉

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端蒙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聖賢所言又或不同如何曰聖賢言仁有就心之德說者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有就愛之理說者如孝弟為仁之本之類過

楊問仁者愛之理看孔門答問仁多矣如克已等類愛字恐未足以盡之曰必着許多所以全得那愛所以能愛如克已復禮如居處恭執事敬這處豈便是仁所以喚醒那仁這裡須醒覺若私欲昏蔽這裏便死了沒這仁了又問心之德義禮智皆在否曰皆是但仁專一心之德所統又大安卿問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曰固是愛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箇愛之理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

處也只在大裏面淳錄云仁只是一箇仁不是有一箇大底仁其中又有一箇小底仁嘗粗譬之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帶福建路安撫使以安撫使言之則統一路州軍以太守言之泉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守但福州較大耳然太守即是這安撫使隨地施用而見寓

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

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温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温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撫使更無一箇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撫也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得一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

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温厚底意思方好 時舉

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别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

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太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為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直卿曰私欲不是別有箇私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問三仕三已不為仁管仲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来畢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箇人坐亡立化有一箇人仗節死義畢竟還仗節死義底是坐亡立化濟得甚事晏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

害仁曰求生畢竟是心不安理當死即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即在亞夫云要將言仁處類聚看曰若如此便是趕縛得急却不好只依次序看若理會得一段了相似忘却忽又理會一段覺見得意思轉好南升

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言之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

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曰愛之理云者克己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非以克己復禮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見得此愛其餘皆然力行

問愛之理心之德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也嘗譬如一箇物有四面一面青一面紅一面白一面黒青屬東方則仁也紅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黒屬北方智也然這箇物生時却從東方左邊生起故寅卯辰屬東方便是這仁萬物得這生氣方生及至巳午未南方萬物盛大便是這生氣已充滿及申酉戌西方則物又只有許

多限量生滿了更生不去故生氣到此自是收斂若更生去則無收殺了又至亥子丑北方生氣都收藏然雖是收斂早是又在裏面發動了故聖人說復見天地之心可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仁貫四端只如此看便見僩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

少頃問濂溪中正仁義之說先生遽曰義理才覺有

疑便劄定脚步且與究竟到底謂如説仁便要見得仁是甚物如義如智如禮亦然識得道理一一分曉了然如在目中則自然浹洽融會形之言語自别若只彷像測度才説不通便走作向别處去是終不能貫通矣且如仁字有多少好商量處且子細玩索謨退而講曰一性禀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為一性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為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

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徳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脈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

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為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

葢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先生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

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此是學者緊切用功處宜加意焉此一條中間初未看得分明後復以書請問故發明緊切處㒹載書中之語○謨

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義則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為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已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别

如克己復禮則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與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謨曰平居持養只克去己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語近之正如疏導溝渠初為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謨

先生嘗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論孟中有專就心之德

上說者如克已復禮承祭見賓與荅樊遲居處恭仁人心也之類有就愛之理上說者如孝弟為仁之本與愛人惻隱之心之類過續與朋友講此因曰就人心之德說者有是心之德陳廣夫云如此轉語方得先生嘗說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蔡季通曰如雍也可使南面是也先生極然之楊至之嘗疑先生君子而時中解處恐不必說而又字先生曰只是未理會此意過曰正如程子易傳云正不必中中重於正

之意曰固是既君子又須時中彼既小人矣又無忌憚先生語輔漢卿曰所看文字於理會得底更去看又好過

孝弟為仁之本注中程子所説三段須要看得分曉仁就性上説孝弟就事上説個○集注程子説

孝弟如何謂之順德且如義之羞惡羞惡則有違逆處惟孝弟則皆是順義剛

伊川説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此

言最切須子細看方知得是解經密察處非若今人自看得不子細只見於我意不合便胡罵古人也 銖

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情是發出來底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論行仁則孝弟為仁之本如親親仁民愛物皆是行仁底事但須先從孝弟做起舍此便不是本所載程子曰兩段分曉可觀語録所載他說却未須看如語録所載盡得孝弟便是仁此一段寘難曉不知何故如此說 明作

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為仁以孝弟為本這箇仁字是指其周遍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這箇仁字是指其本體發動處言之否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為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

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　賀孫

問孝根原是從仁來仁者愛也愛莫大於愛親於是乎有孝之名既曰孝則又當知其所以孝子之身得之於父母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孝不特是承順養志為孝又當保其所受之身體全其所受之德性無忝乎父母所生始得所以為人子止於孝曰凡論道理須是論到極處以手指心曰本只是一箇仁愛念動出來便是孝程子謂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

則以仁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榦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榦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 淳

由孝弟可以至仁一段是劉安節記最全備問把孝弟喚做仁之本却是把枝葉做本根曰然 賀孫

由孝弟可以至仁則是孝弟在仁之外也孝弟是仁之

一事也如仁之發用三段孝弟是第一段也仁是箇全體孝弟却是用凡愛處皆屬仁愛之發必先自親親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行仁之事也

問孝弟為仁之本或人之問由孝弟可以至仁是仁在孝弟之中程子謂行仁自孝弟始是仁在孝弟之外曰如何看此不子細程先生所答煞分曉據或人之問仁不在孝弟之中乃在孝弟之外如此建陽去方行到信州程子正說在孝弟之中只一箇物事如公

所說程子之意孝弟與仁却是兩箇物事豈有此理
直卿曰正是倒看却曰孝弟不是仁更把甚麽做仁
前日戲與趙子欽說須畫一箇圈子就中更畫大小
次第作圈中間圈子寫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
作四去各寫仁義禮智四字仁之下寫惻隱惻隱下
寫事親事親下寫仁民仁民下寫愛物義下寫羞惡
羞惡下寫從兄從兄下寫尊賢尊賢下寫貴貴於禮
下寫辭遜辭遜下寫節文智下寫是非是非下寫辨

別直卿又謂但將仁作仁愛看便可見程子說仁主於愛此語最切曰要從裏面說出來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今人看道理多要說做裏面去不要說從外面來不可曉深處還他深淺處還他淺 寓

行仁自孝弟始盖仁自事親從兄以至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無非仁然初自事親從兄行起非是便能以仁

徧天下只見孺子入井這裏便有惻隱欲救之心只恁地做將去故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只是就這裏當愛者便愛蓋卿

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曰仁是孝弟之母子有仁方發得孝弟出来無仁則何處得孝弟先生應次日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不是未達曰當字不是又曰未說着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雖瞑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

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

節

舉程子說云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來說得甚險自未知者觀之其說亦異矣然百行各有所屬孝弟是屬於仁者也因問仁包四者之義曰仁是箇生底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仁便有箇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

動而禮之善者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又如慈愛恭敬果毅知覺之屬則又四者之小界分也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固也然王畿之內是王者所居大而諸路王畿之所轄也小而州縣市鎮又諸路之所轄也若王者而居州鎮亦是王土然非其所居矣

又云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人傑

孝弟便是仁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

見於事凡便與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行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為羞惡之本禮為恭敬之本智為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是一箇性性只是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

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

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必大

問明道曰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既曰孝弟如何又有不中理曰且如父有爭子一不中理則不能承意遂至於犯上問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如何曰此是不忘其所由生底意故下文便接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來說其他愛字皆推向外去此箇愛字便推向裏來玩味此語儘好問或人問伊川

曰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伊川曰非也不知如何曰仁不可言至仁者義理之言不是地位之言地位則可以言至又不是孝弟在這裏仁在那裏便由孝弟以至仁無此理如所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聖却是地位之言程先生便只說道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曰孝弟仁之一事問曰仁是義理之言蓋以仁是自家元本有底否曰固是但行之亦有次序所以莫先於孝弟問伊川

曰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仁性也仁人心也皆如所謂乾卦相似卦自有乾坤之類性與心便有仁義禮智却不是把性與心便作仁看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也孝弟者性之用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情也問伊川何以謂仁是性孟子何以謂仁人心曰要就人身上說得親切莫如就心字說心者兼體用而言程子曰仁是性惻隱是情若孟子便只說心程子是分別體用

而言孟子是兼體用而言問伊川曰仁主乎愛愛便是仁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某嘗説仁主乎愛仁須用愛字説被諸友四面攻道不是吕伯恭亦云説得来太易了愛與惻隱本是仁底事仁本不難見緣諸儒説得来淺近了故二先生便説道仁不是如此説後人又却説得来高遠没理會了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以氣言則春夏秋冬以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

則為仁義禮智是箇坯樸裏便有這底天下未嘗有性外之物仁則為慈愛之類義則為剛斷之類禮則為謙遜智則為明辨信便是真箇有仁義禮智不是假謂之信問如何不道鮮矣義禮智只道鮮矣仁曰程先生易傳說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專言則包四者偏言之則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義也在裏面知覺謂之仁便智也在裏面如孝弟為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愛而言如巧言令色鮮矣仁汎愛衆而

親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復禮為仁却是專言纔有私欲則義禮智都是私愛也是私愛譬如一路數州必有一帥自一路而言便是一帥自一州而言只是一州之事然而帥府之屬縣便較易治若要治屬郡之縣却隔一手了故仁只主愛而言又曰仁義禮智共把来看便見得仁譬如四人分作四處住看了三箇則那一箇定是仁不看那三箇只去求一箇如何討得著又曰仁主乎愛如燈有光若把光做燈又不得

謝氏曰設若不知仁則只知克已復禮而已豈有知克已復禮而不知仁者謝氏這話都不甚穩問知覺是仁否曰仁然後有知覺問知覺可以求仁否曰不可問謝氏曰試察吾事親從兄之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何也曰便是這些話心煩人二先生却不如此說問謝氏曰人心之不偽者莫如事親從兄如何曰人心本無偽如何只道事親從兄是不偽曰恐只以孝弟是人之誠心否曰也不然人心那箇是不

誠底皆是誠如四端不言信蓋四端皆是誠實底問
四肢痿痺為不仁莫把四肢喻萬物否曰不特喻萬
物他有數處説有喻萬物底有只是頃刻不相應便
是不仁如病風人一肢不仁兩肢不仁為其不省悟也
似此等語被上蔡説便似過了他專把省察做事
省察固是好如三省吾身只是自省看這事合恁地
不合恁地却不似上蔡諸公説道去那上面察探要
見這道理道理自在那裡何用如此等候察探他且

如上蔡說仁曰試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便都似剩了仁者便有所知覺不仁者便無所知覺恁地卻說得若曰心有知覺之謂仁卻不得仁字最難言故孔子罕言仁仁自在那裡夫子卻不曾說只是教人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說得仁前面話仁者其言也訒仁者先難而後獲仁者樂山之類便是說得仁後面話只是這中間便著理會仁之體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

看便見知覺自是智之事在四德是貞字而知所以近乎仁者便是四端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不得問先生作克己齋銘有曰求之於機警危迫之際想正為此設曰後来也改却不欲説到那裏然而他説仁説知覺分明是説禪又曰如湖南五峯多説人要識心心自是箇識底却又把甚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見物却如何見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藥以治眼然後眼明他而

今便把孟子愛牛入井做主說却不知孟子他此說蓋為有那一般極愚昧底人便著恁地向他說道是心本如此不曾把做主說諸公於此便要等候探知這心却恐不如此榦集義。

或疑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孝弟滿體是仁内自一念之微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孝弟是其和合做底事若說孝弟非仁不知何從得來上蔡之意蓋謂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

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或錄云上蔡說仁只從知覺上說不就為仁處說聖人分明說克己復禮為仁不曾說知覺底意上蔡一變云云○蓋卿錄云孔門只說為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為仁至上蔡一轉云云）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蓋卿錄云子韶一轉而為陸子靜）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蓋卿錄云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方子）

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否曰亦是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

也是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去做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如謝氏說就良心生來便是求仁程子說初看未曉似悶人看熟了真攧撲不破 淳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上蔡謂事親從兄時可以知得仁是大不然蓋為仁便是要做這一件事從孝弟上做將去曰就事親從兄上知得仁却是只借孝弟來要

知箇仁而已不是要為仁也上蔡之病患在以覺為仁但以覺為仁只將針來刺股上才覺得痛亦可謂之仁矣此大不然也時舉

巧言令色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祖道録云他自使去了此心不是别更有仁雉在外如何得仁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為已為人且如動容貌正顔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悦人

則不可

或以巧言為言不誠曰據其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還在腔子裏否 文蔚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非是要人機巧蓋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論語言夫子為衛君乎答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人所謂

令色者仲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干事去偽

問巧言令色是詐偽否曰諸家之説都無詐偽意思但馳心於外便是不仁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矣人傑

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説得直截專言鮮則絶無可知但辭不迫切有含容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些在則失聖人之意矣人傑

問鮮矣仁集注以為絕無仁恐未至絕無處否曰人多解作尚有些箇仁便粘滯咬不斷了子細看巧言令色心皆逐物於外大體是無仁了縱有些箇仁亦成甚麽所以程子以巧言令色為非仁絕無二字便是述程子之意淳

問鮮矣仁先生云絕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

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絶無可知南升
問鮮矣仁程子却說非仁何也曰鮮字若對上面說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鮮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道夫
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若能反觀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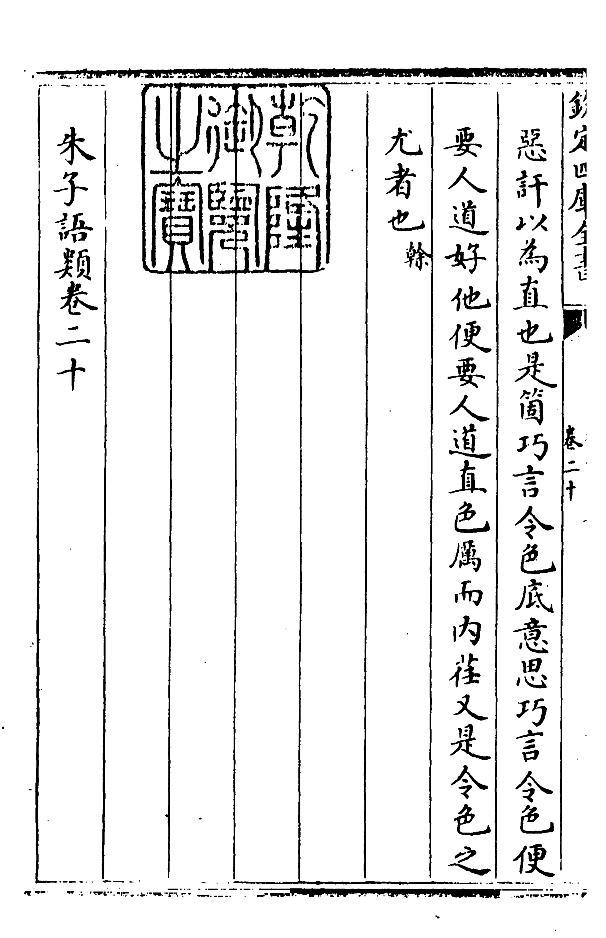
外便自可與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明作

問鮮矣仁章諸先生說都似迂曲不知何說為正曰便是這一章都生受惟楊氏後說近之然不似程說好更子細玩味問將氏說誠字如何曰他却說成巧言令色鮮矣誠不是鮮矣仁說仁須到那仁處便安排一箇仁字安頓放教却好只消一字亦得不然則三

四字亦得又須把前後說来相參子細玩味看道理貫通與不貫通便見得如洙泗言仁一書却只總来恁地看却不如逐段看了来相參自然見得先生因問曰曾理會得伊川曰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否榦曰有這性便有這仁仁發出来方做孝弟曰但把這底看巧言令色鮮矣仁便見得且如巧言令色人盡是私欲許多有底便都不見了私慾之害豈特是仁和義禮智都不見了問何以不曰鮮矣義禮智而只

曰鮮矣仁曰程先生曰五常之仁如四德之元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先生又曰仁與不仁只就向外向裏看便見得且如這事合恁地方中理必可以求仁亦不至於害仁如只要人知得恁地便是向外問謝氏說如何曰謝氏此一段如亂絲須逐一剔撥得言語異同巧言字如何不同又須見得有箇總會處且如辭欲巧便與遜以出之一般逞顏色與仲山甫之令儀令色都是自然合如此不是旋做底

惡訐以為直也是箇巧言令色底意思巧言令色便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厲而內荏又是令色之尤者也_𧦬



朱子語類卷二十